



海島擒賊記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遼寧省委宣傳部編

遼寧人民出版社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包括五篇文章，都是描寫我邊防戰士保衛國防捕獲匪特的戰鬥故事。

“邊防戰士”一篇，是寫：戰士王小明、李金生兩同志在守衛着國防邊境的一天夜裏，敏銳地識破了敵人的陰謀、偽裝，英勇地與敵人搏鬥，最後在邊疆住民卜林老鄉的幫助下捕捉了特務的故事。“飛越東海的偵察兵”“海島擒賊記”“邊疆巡邏兵”“帶着大的‘帕把’”等，是寫我偵察員如何機智、勇敢，渡海奇襲蔣賊軍；民兵怎樣機警地赤手捉特務；和我偵察員在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如何依靠羣衆，揭發帝國主義特務披着宗教外衣進行特務活動的陰謀，捕獲特務的故事。

這五篇故事很生動，都是通過令人敬愛的戰士的英雄形象，表現了他們同少數民族的親密友誼；表現了他們高度的警惕性；表現了他們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品德。

海島擒賊記

新民主主義青年團遼寧省委宣傳部編

☆

遼寧人民出版社出版（瀋陽中街二十三號）

瀋陽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文出字第—號

瀋陽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瀋陽發行所發行

編號：4279·787×1092 1/32·1 1/2印張·32,000字

一九五五年五月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七月第三次印刷

印數：140,150—200,167 定價：一角三分

前 言

今天，我們偉大的祖國已經跨上了社會主義建設的途程。全國人民正在一致努力兢兢業業、克服困難、增加生產、厲行節約，為完成我國發展國民經濟的第一個五年計劃而奮鬥，並取得了偉大的成就。

我們的願望是和平勞動，是建設社會主義社會。可是蔣介石賣國集團和帝國主義者對我們的勝利是不甘心的。美帝國主義正在侵佔着我國領土台灣，並公然叫囂武裝干涉我國內政，他們正在尋找各種機會，和通過各種卑鄙、陰毒手段來破壞我國的獨立、安全，破壞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為了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勝利，為了人民幸福生活不受侵犯，我們必須加強國防建設、提高警惕、發揚革命英雄主義，為解放台灣和保衛祖國的安全而鬥爭。

保衛祖國是我們青年一代神聖而光榮的任務。現在，我們英勇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同志們，正在邊防和海防綫上不避艱險、寒暑，日夜警衛着祖國的安全，堅決地和敵人進行着各式各樣的鬥爭。他們這種偉大的愛國主義思想和行動，為我們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為了使青年同志們進一步了解鞏固國防建設、提高警惕、保衛祖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重大意義，我們特選擇了幾篇邊防戰士的戰鬥生活故事彙編成冊，介紹給青年閱讀。從而學習他們的愛國主義和革命英雄主義品德，積極參加祖國建設事業，參加國防建設，為保衛祖國的安全而奮鬥。

青年團遼寧省委員會宣傳部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目 錄

前 言

- 飛越東海的偵察兵.....沈默君
馬又之 (3)
- 海島擒賊記.....林 叢 (10)
- 邊防戰士.....戴石華 (15)
- 邊疆巡邏兵.....續 思 (27)
- 帶警犬的“帕把”.....姚 冷 (34)

飛越東海的偵察兵

沈默君 馬又之

劉排長是偵察隊一排長，一個很有風趣的人。他今年三十三歲，全隊當中數他年紀最大。他幹偵察工作已經九年多，拿偵察兵的話說，是個“有經驗、有辦法”的人。這次我們到島上去了解偵察隊俱樂部工作，和他整整談了一天。真巧不巧，臨晚起了十二級風，船不能開，我們便留下來過夜，和劉排長同住一屋。天很熱，我們和劉排長都毫無睡意，於是就閒談起來。

“聽說上禮拜你帶了一個組到××島搞了一下，消滅了敵人兩個班，還抓回一個俘虜，這事詳細的情況我不了解，能不能啦啦？”

劉排長謙虛的說：“其實也沒有甚麼了不起。”接着他就談起來。以下就是他說的話。

上個月五號，上級把我們調到這個島上來，那不是明擺着的事，要執行任務。第一次出發我沒去，我在忙青年團的總結，是七班副帶他們去的。這一次去沒有成功，原因很多，主要是他們太急於求成，思想上多少還有點輕敵，風向和潮情沒有計算準確，特別是選擇的目標不太適合——就是白天我指給你看到的那個六號目標。那兒我們去年搞過好幾次，早就引起了敵人的注意。七班副他們登上陸才九點鐘，岸上亂哄哄的淨是人，正在乘風涼，他們在沙灘上等了一個多鐘頭，敵人還沒有散，好容易看見一個人朝海邊走來，大概是來洗澡的，七班副上前就是一把抓，

誰知那傢伙塊頭很大，又赤着膀，七班副一把抓滑了手，那傢伙嗷嗷叫着往回跑，在這個節骨眼上，七班副還不開槍，抓個彩號回來也算沒白跑一趟呀。當然，偵察兵對敵作戰是以無聲戰術爲主，“爲主”並不是唯一，在這種情況下你不開槍還等什麼？他們不但沒完成任務，差一點還回不來。

第二天一早，我上了觀察所，拿望遠鏡朝××島一望，敵人正在六號目標加修工事。我想：老在一個地方下鉤，哪還能釣到魚？我轉過望遠鏡朝西邊一望，西邊是三號目標，那是一道幾百公尺長的高陡壁，那陡壁最低處有四五公尺，最高處有七八公尺；陡壁下的水，流的很急，旋渦套着旋渦，是個魚都不敢停留的地方，敵人一向不大注意它，我們從來也沒去過，是個冷門！

我跟連長一研究，他要我擬個方案。方案很快就經司令部批准了。我在排裏挑了幾個人，其中有你認識的那個黑大個子藍小夙，還有二班的那個浙江佬張玉祥。晚上，我們科長親自來檢查我們的準備工作，臨出發時又給軍參謀長通了電話。參謀長你是熟悉的，也是幹偵察工作出身。他一聽這次帶隊的是我，就非叫我聽電話不行，他頭一句就說：“你是老劉嗎？”——你聽聽，他是喊我老劉而不是喊我劉洪貴。——我就說：“這麼晚了首長還沒睡覺？放心吧，保證完成任務。”他說：“我準備一夜不睡等你們的好消息。”我說：“首長，你千萬不要熬夜呀，一熬夜你那胃病……”他笑了：“沒關係，沒關係。”我又不能下命令叫他睡，只好由他。他又說：“昨天我們國家的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發表了一定要解放台灣的聯合宣言，今天你們就出發執行任務，你們這次行動雖小，但是意義很大，一定要成功，必要的情況下我用砲火支援你們。”我說：“不必費那麼大的事吧，砲彈老貴的！”最後他又問：“還有什麼困難沒有？”我放大嗓門回答：“沒

有。”你想，臨出發還向上級提困難，那還像話？

由這個島子到××島，看起來沒多遠，可是在水裏就得游好半天。我游到海當中，回頭朝大陸上一望，大陸上的燈火比天上的星星還多，還亮。再看看敵人的島子，漆黑一片，連個螢火蟲那麼大的亮光都見不到。一海之隔簡直是兩個世界。

我們相互間保持着一定的距離向前游着，風不大，微微有點浪。我側着身子游，一隻手用勁一隻手不用勁，這樣更可以持久。藍小凤游在我左邊，他一陣蛙式一陣自由式，嘴裏噴着海水換氣，衝鋒槍掛在脖子上，槍口翹得高高的，活像水上的一個活動的機槍工事。我看了看錶，已經游了一個多小時，按時間計算，離開急流不遠了。我拍了一下海水，命令大家跟上。

急流的水很深，涼冰冰的，海浪一個接一個有規律地朝我們身上沖激着，一會兒把我們舉起，一會兒又把我們拋下。突然，藍小凤在水裏猛一翻身向右邊一閃，就在這時候，我手上觸到一個軟綿綿、黏乎乎的東西，接着大腿上又碰到一個，一陣麻辣辣的又痛又癢，不由得渾身起了雞皮疙瘩……是海蜇！海蜇這東西不咬人，可麻人，比樹上的毛辣蟲還厲害。這東西一來就不止一個二個，起碼個把團。牠順着潮水漂，大的有桌面大，小的只有酒盅大，樣子就像降落傘，一搨一搨地在水面上游，神氣活現，見了人都不讓，硬往上撞。藍小凤大概受了海蜇的包圍，在水裏直打滾，張玉祥忍不住好笑，但又不肯笑出聲音來，鼻子往水裏一埋“撲嗤”一聲響。

過了這段急流就是淺水，水顯得暖和些。已經聽到潮水沖激着石礁的聲音，離岸很近了。我們埋在水裏朝三號目標游去，黑暗中，那陡壁像一座高大的城牆橫在我們面前。我定定神，仔細一觀察，不錯，正前方正是我們預定的登陸點。

我們游到陡壁下站住，陡壁下的水淹到脖子，腳底下淨是海蠣子壳，那海蠣子壳比刀片還鋒利，走一步腳上就割破了好幾道口子。我們肩挨着肩、手拉着手，背靠着陡壁小休息。我抬頭朝上望，好險的陡壁！上下筆直，跟刀削成似的，一點坡度都沒有；陡壁下半截長滿了海苔，滑溜溜的，不要說人，就連雀鳥也很難在這上面歇腳。

陡壁頂上，沿邊長滿了刺刀般的龍舌蘭，一眼望去，像一座千刀山！

千刀山，萬刀山，我們也要上！

那陡壁上面，東西兩端相隔二百步，影影綽綽有兩個觀音合掌式的哨棚子，兩條黑影一晃：

“什麼人？舉起手來！”

怪！莫非敵人長了順風耳？千里眼？……

不，敵人是人不是神，這是美國人教給他們的“神經戰術”，在窮扎呼壯胆。——你想，要是敵人真的發現了我們，還不開槍？只有神經衰弱的人才會上當。

這麼高的陡壁怎麼上？爬上去，沒帶雲梯，飛上去，沒長翅膀，唯一的辦法是架人梯。這一套技術我們早就會，我們輕輕地手扶着陡壁，人上壘人，堆起羅漢來。不用問，我個子大，在最底下的一層。

不長不短，我們幾個人接起來正好够高。頂上面一層的張玉祥，雙手一使勁，身子往上一提就上了陡壁；一眨眼工夫，一根繩子丟下來。

上了陡壁就是交通溝，交通溝南邊五十公尺遠，有一間四角方方的茅草屋，草屋西邊有兩個人影在走動，端着槍，是敵人的哨兵。



“看見
啦，不要動！
舉起手來！”

活見鬼！
老子們早下
了溝，就算
你長了八隻
眼也休想看
見。

繩子口
我留下人把
守着，以防
萬一被敵人
截了後路。

我領着藍小夙和張玉祥順着交通溝朝前走，我們在溝底下走，那兩個哨兵在上面土埂上走，他們朝東我們朝西，面對面，越走越近了……唔，正走到我們頭頂上，就聽見一個說：“抽根煙吧，我有洋火。”

“你呀，一輩子光買洋火不買煙。”

兩個傢伙說着坐將下來，一個掏煙一個掏洋火。藍小夙伸長脖子朝上望，“擦擦”兩下劃洋火的聲音，火光一亮，半截燃着的洋火棍子落下來，不偏不差，正落在藍小夙的脖子裏，燙得他身上的肉一顫。

照講，我們三個人抓兩個哨兵那不跟抓小雞一樣，可是他在溝上面我們在溝底下，一動手弄種們一定會叫喚，就會驚動草屋裏的人，那事就有點複雜了。再說，抓兩個小哨兵回去，價值也

不大。按情況判斷：這麼一段地方就放了兩個哨，那草屋裏一定不止一個班，少不了是半個排。不如費點手脚進屋去抓他個當官的。……主意一定，我就碰了碰藍小夙和張玉祥，我們又順着交通溝往回走，到了一轉彎的地方才站住，我輕輕地把計劃對他們講了一講，我分配張玉祥負責收拾那兩個哨兵，之後，我領着藍小夙直奔那間草屋而去。

接近草屋，我摸了半天摸不到門，心想，舜種們還能從房頂上進去。再仔細一摸，摸到了，原來是個草編的門。藍小夙守在門口，我就進了草屋。

草屋裏黑古矸咚伸手不見五指，汗臭味直冲鼻子，有個傢伙打鼾打得賊響，像個叫化子喝稀飯似的。我一伸手就碰到床沿，屋裏是兩排長鋪，當中只留下尺把寬的小走道。我靈機一動，用腳把床底下的鞋子都踢到一邊去，萬一敵人驚醒了摸鞋子就要摸半天。

可是，問題又來了，這麼多人哪一個是當官的呢？我想，當官的準留着頭髮，老辦法還是摸。第一手摸去——是個光腦袋，第二手摸去——是和尙頭……這摸到哪一天是個盡頭呀？第三手摸去——有門，好長的頭髮！我輕輕地推了那傢伙一下，那傢伙大概在做夢吃東西，牙嚼得像銼鋸似地響。我輕聲說：“起來起來！”

“幹什麼？”那傢伙突然吼起來。

“催你站崗了，”

那傢伙發了火。“昏了你的頭！你叫誰站崗？”

“別吵別吵，連長來查崗啦，叫你呢。”

那傢伙一聽連長來查崗才不作聲。一骨碌爬起來伸手去摸鞋。鞋都到一邊站隊去了，他哪能摸到，我生怕驚醒了別人，又

催道：“快快，連長在外面發脾氣，直罵人呢！”那傢伙給我這一催，光着脚板就往外走，他一隻脚剛邁出門檻，藍小夙攔腰把他抱住，就聽“啊啞”一聲，那個人翻到溝裏了。

那兩個哨兵大概聽到了動靜，剛直起腰來就被張玉祥一梭子衝鋒槍掃倒。槍一響屋裏的敵人都驚醒了，亂闖闖的直嚷。我接連扔進去兩個手榴彈，外加一梭子，張玉祥又跑過來添了一梭子。兩個手榴彈加兩梭子，屋裏立刻鴉雀無聲了！

俘虜被藍小夙扛到陡壁口，張玉祥先抓着繩子滑下去，準備接俘虜，那俘虜死活不肯下，挨了藍小夙兩槍托才聽指揮。哪曉得他調皮，滑到繩子半中腰不往下滑了，猴在半空中打轉轉。這時，周圍都響開了槍，信號彈打得滿天飛，我一着急，抓着繩子往下一衝，那俘虜手一鬆“撲通”一聲掉下水。

槍聲越打越急，照明彈一個接一個照得半個島子雪亮。菩薩走了才放銃那還有啥用？我們已經架着俘虜游到海當中了。

海島擒賊記

林 叢

一天，在浙東海面上，幾個漁民駕着兩隻捕蝦船，在風浪中顛簸前進。民兵隊長、青年團員蘇其坤在船頭上瞭望，突然，他發現從旁邊的島子後面閃出一隻小船來，船上站着一個穿着漁民衣服的大個子傢伙，頭上留着長髮，一看就知道不是好人。

“陸寇(浙東土語，指蔣賊軍)!”蘇其坤指着小船緊張地說，接着又高聲喊着問：“甚麼船?”

“遠處來的漁船!”小船上那個大個子傢伙一邊回答，一邊揚帆駛船追來。

“有出口證嗎?”蘇其坤又進一步追問。

“自家人，沒甚麼!”大個子傢伙再回答說。船上又出現了一個穿着蔣賊軍裝腰間掛着手槍的小個子士兵，和大個子一起掌着帆，緊緊追來。

蘇其坤一看，知道已遇賊手，就急忙和他的夥伴駕着船，像箭飛似地駛到前面的小海島下，靠岸登陸。

這個小海島是個荒島，它距離蔣賊盤踞的大陳島不遠，蔣賊軍時常在此打劫漁民。兩個月前，蘇其坤和夥伴們從自己的家鄉——浙江海門義士街第一村——帶着兩隻捕蝦船，來到這個小島上，搭起草棚、安起鍋灶，過起臨時地海外捕蝦生活來。夥伴中，十多個人絕大部分是年輕力壯、素識水性的海上獵手——民兵。蘇其坤是捕蝦互助組組長，又是民兵隊長。

現在，當蘇其坤和夥伴們剛跨上小海島的岸，趕來的小船也靠了岸。蘇其坤等迅速地跑到山上研究對付敵人的辦法，他們剛說兩句話，那個大個子蔣賊軍緊跟着追來。他解開穿在外面的漁民衣服，裏面露出了蔣賊軍官服裝，腰間繫着寬皮帶，上面掛着一排手榴彈和一把尖刀，一隻手提着“可爾脫”手槍，來到漁民們面前。

“我的卡賓槍沒帶來，帶來一槍打一個！”蔣賊軍官擺動着手槍，開口就威脅漁民們說。

“官長！辛苦了，從哪裏來？”蘇其坤一看就知道他是蔣賊軍官，忙走上問道。

“我是那邊來的。”敵人指着大陳島方向說，“我的長官不在家，到台灣沒回來，他媽的！這裏的王八旦瞧不起我，我出來‘狂一狂’給他們看！”

“官長！這邊不好來，有解放軍！”青年民兵羅官友也走過來，好像“關心”似地說道。

“甚麼？解放軍！”蔣賊軍官緊張地向周圍巡視了一眼，又裝做沉着的樣子說：“不怕！我有槍。我們的卡賓槍多的是，就是人少，再有七、八個人我又可以成立一個小隊。”

蔣賊軍官說完了話以後，好像胆怯似地鬼鬼祟祟地看了看地形，就回到小船上去了。敵人一走，漁民們趕快回到草棚裏，馬上圍到蘇其坤一起，紛紛議論起來。有的說：敵人說槍多人少，一定是出來捉人的？有的說：是啊，那傢伙不是說要成立“一個小隊”嗎！羅官友說：“一定要在白天把敵人幹掉，不要等到夜裏上了敵人的當！”

最後，蘇其坤說：“趕快做熟兩盤大蝦、螃蟹，把敵人騙上來喝老酒。我和羅官友、李森澤、周普興四人力氣大，捉大個子傢

伙；蘇招德、蘇招順、李昌友、葉世友力氣小，捉小個子。大家準備好斧頭、菜刀……敵人不老實就幹掉他！”不一會，每個人都準備好了。可是，被派去到小船上請敵人來喝老酒的民兵回來說：敵人真狡猾！他說：喝過老酒了，不來！

太陽偏西了，民兵們正愁着沒有辦法把敵人騙來時，兩個倒霉的蔣賊軍自己來了。民兵們趕快裝做正在吃飯。大個子蔣賊軍官一踏進草棚裏，就賊頭賊腦地四面張望。小個子蔣賊兵提着手槍跟在後面護衛，他一進門就被蘇招德、蘇招順“熱情”地圍起來，有的倒來茶水，有的和他說長道短，很“熱情”。

“官長！吃螃蟹吧！”這邊蘇其坤迎接着大個子蔣賊軍官客客氣氣地說。

“你們哪一個是民兵？”

“沒有民兵，都是漁民！”蘇其坤很自然地解釋說。羅官友、李森澤也走過來，站到蔣賊軍官身旁。

“我們捉到民兵就用紅糖水塗到他頭上，再埋進地裏露着頭，叫螞蟻來他頭上臉上吃糖，咬死他！”蔣賊軍官指手劃腳地威脅漁民們說，然後又嬉皮笑臉地改成溫和的口氣問道：“你們大陸上，漁民生活好不好？”

“好啊——”蘇其坤說走了嘴，忙改嘴迎合敵人說：“大陳島有魚我們不能來捕，一江山有魚我們不能去捕，生活哪能好呢？”

“共產黨對漁民好嗎？”蔣賊軍官聽了蘇其坤的話，開始高興起來了，他點火抽着煙捲又問道。

“嗯——官長對漁民‘太好’啦！我們想孝敬孝敬官長，老沒遇上機會！”蘇其坤裝做沒聽懂，不答覆蔣賊軍官提出的問題，却掉過嘴來奉承了蔣賊軍官幾句。

“官長，喝茶吧！”羅官友端過一碗熱茶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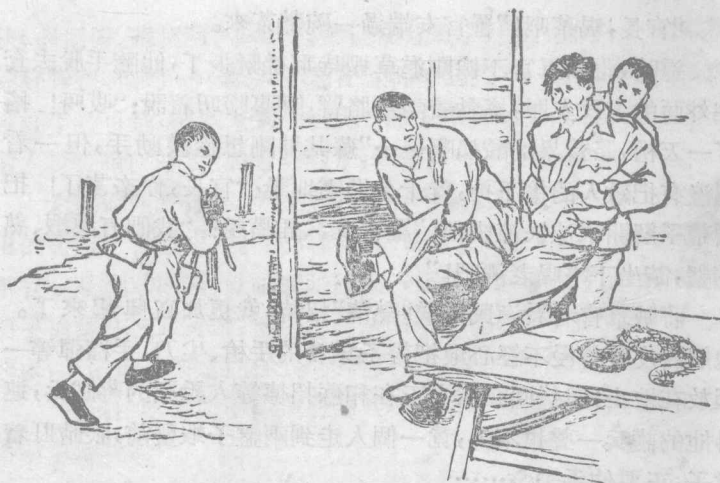
這時，蔣賊軍官不像剛進草棚時那樣緊張了，他隨手脫去套在外面的漁民衣服，搖動着兩隻胳膊，嘴裏嘮叨着說：“哎呀！搖了一天棹，胳膊累的酸痛啊……”蘇其坤剛想趁機動手，但一看還沒有把敵人的槍下掉，就十分機靈地說：“官長，你辛苦了！把腰帶子解開來涼快涼快吧！”羅官友又插嘴說：“我們有熟蝦、熟螃蟹，請坐下來喝老酒吧！”

蔣賊軍官看看漁民這樣“熱情”招待，就更加高興起來了。他解開皮腰帶漫不經心地把帶子穿着的手槍、尖刀、手榴彈等一起放在地上；然後回頭看看正在和蘇招德等人說話的蔣賊兵，連叫他的護兵一聲也不叫，竟一個人走到兩盤子蝦蟹前，眼睛盯着盤子，正要伸手去拿……

在這一霎，蘇其坤兩腿一蹤，躍身猛撲上前，雙手攔腰抱住了大個子蔣賊軍官，同時像虎嘯一般地大聲喊道：

“兄弟們動手吧！”決鬥開始了。

蘇其坤瞪着仇恨的眼睛，兩手像鐵鉗一樣抱着蔣賊軍官，敵人拚命地亂扭亂踢，但也掙脫不出這鐵鉗。羅官友不顧敵人的雙腳亂踢，又猛撲過去抱住了敵人的一隻腳。敵人像被捉住的豺狼一樣吼叫起來，他兩手掙扎着去搶放在地上的手槍，眼看着手槍快被敵人拿到手了，正在這緊急關頭，專管晒蝦、燒飯、看家的十多歲的羅小玉跳過來搶着那串手槍、尖刀、手榴彈，抱着連蹦帶跳地跑向草棚外去了。敵人沒抓到手槍，更兇惡起來，他用嘴亂咬蘇其坤，可是蘇其坤狠狠地抱着敵人死也不放。這時，民兵李森澤、周普興也撲上來，一起把敵人按倒在盛蝦的木桶上。六十多歲的老漁民周維士拿着兩條繩子很快地跑來，嘴裏仇恨地罵着敵人：“報應！報應！”就動手來網敵人。“狼”被捉住了。



在蘇其坤抱住蔣賊軍官時，小個子蔣賊兵一看事情不妙，正要伸手掏槍抵抗，民兵蘇招德眼精手快地撲過去先抓住了賊兵腰間掛的手槍，船老大蘇招順跳過來抱住了賊兵。李昌友恨透了敵人，他拿起一塊磨刀石照着賊兵的腦袋砸去。賊兵嚇壞了，滿身發抖地喊着：“我是被抓兵的！我是被抓兵的！”就老老實實地被民兵捆起來。

“兄弟們！放了我吧！我有鈔票，我有鈔票……”被捆起來的蔣賊軍官倒在地上哀求着。

“你們是漁民的死敵！誰要你們的錢！”蘇其坤橫眉怒目地叱責敵人，……

邊防戰士

戴石華

是一個深秋的傍晚。

太陽疲乏的落在山後面，餘輝燒紅了半邊天。秋風把野草吹得東倒西歪的瑟瑟作響，只有大箐樹和去年春天才栽下的茶樹驕傲的挺立着，吐着綠枝。副班長王小明和戰士李金生迎着晚霞向着半里來路一個山坡上急急的走去。雖然已看見了山坡頂上芭蕉、檳榔樹和毛竹叢叢圍着的那個景頗族寨子，但還是不肯放慢脚步。

走入寨子，家家都正在做晚飯，獨有卜林家裏虛掩着竹門，沒有冒炊煙。他們急忙穿出寨子，向坡地上跑。

迎頭碰見卜林的女兒線鑾，揹着滿滿一簍包穀。

“班長大哥，快！”

王小明顧不得喘氣，首先衝上坡地，看見滿地都是掰下來的黃登登的包穀，卜林還在剩下的一個角上繼續掰包穀，卜林的老婆滿妮正在把包穀收拾到一堆，一面嘟囔着。

王小明和李金生趕緊跑過去幫着裝滿簍子，揹着就往寨子裏走，等卜林夫妻回頭看時，他們已下了坡。下一趟，他們嫌力氣用不上，每人找了兩個簍子用扁担挑。

下弦月，明晃晃的爬上東山，他們和卜林共同運回最後一趟包穀到家時，已經是深夜十一點多鐘。一進卜林家門，滿妮和線鑾幫他們接下担子，招呼到小長竹桌邊盤膝坐下，端出來一盆熱